

# 邺城地区佛教造像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的探索

何利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市 100710)

关键词: 邺城; 北朝; 佛教造像

摘要: 邺下佛学在北朝晚期达到全盛, 并于公元六世纪中期前后取代洛阳成为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文化和艺术中心。自1950年代以来, 河北邯郸邺城遗址及周边地区先后出土了大量的佛教造像, 尤其是2012年初邺城东郊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的发现最为重要。本文简要介绍了邺城地区的主要佛教遗迹、造像的出土情况及时代特征, 并就东魏北齐时期邺城造像的材质产地、工匠系统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Key words:** Yecheng City;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Buddhist images

**Abstract:** In the Yecheng Area, Buddhism reached its full bloom in the late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Around the mid sixth century AD, this zone replaced Luoyang City as the center of Buddhist culture and art in the northern Central Plains. Since the 1950s, numbers of Buddhist images have been unearthed from the Hebei Handan Yecheng Site and its adjacent areas. Among them the most important find is the hoard of Buddhist statues discovered at Beiwuzhuang in the eastern suburb of Yecheng in early 2012. The present paper accounts briefly the discovery of the main Buddhist remains and images in the Yecheng area and their chronological features, and makes preliminary researches on the material source and craftsman system of Yecheng images in the Eastern Wei and Northern Qi periods.

DOI:10.16143/j.cnki.1001-9928.2015.03.010

邺城遗址位于河北临漳县西南约20千米处, 由毗邻的南北两城构成, 公元204年曹操平袁绍后, 营建北城, 以为王都, 后历为十六国后赵、冉魏、前燕国都。公元534年, 东魏迁邺, 依北城南墙修建南城, 作为东魏、北齐国都。因而邺城有三国故地、六朝古都之称, 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根据文献记载, 邺下佛学始兴于十六国后赵时期, 西域高僧佛图澄以其异术和广识获得后赵皇室的尊崇, 在后赵境内兴建寺塔, 广收徒众, 由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佛图澄在河北弘法期间, 竺佛调、须菩提等数十高僧, 不远万里从天竺、康居追随闻法, 海内名僧释道安、竺法雅也跨关渡河前来受教。“受业追游常有数百, 前后门徒几且一万, 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sup>[1]</sup>。现存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的后赵建武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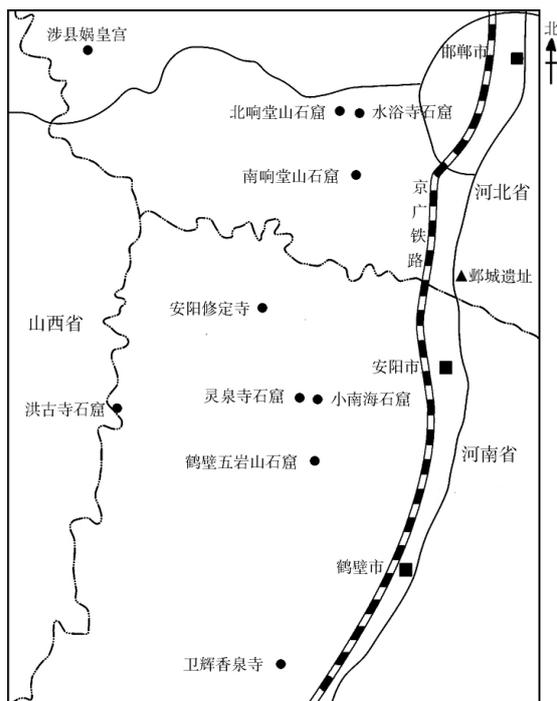
(338年)金铜坐佛像, 是目前所知最早有明确纪年的中国佛教造像之一。

公元534年, 北魏分裂, 东魏迁都邺城, 大量洛阳僧尼随之东迁。《洛阳伽蓝记》载“暨永熙多难, 皇舆迁邺, 诸寺僧尼亦与时徙。”<sup>[2]</sup>邺下佛学在北齐之初达到极盛, 史称“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 都下大寺略计四千, 见住僧尼仅将八万, 讲席相距二百有余, 在众常听出过一万, 故宇内英杰咸归厥邦”<sup>[3]</sup>。公元577年, 北周武帝灭北齐, 随即将灭佛运动推及齐境, 580年, 相州总管尉迟迥据邺叛乱, 杨坚平叛后实行了毁城移民的政策, 邺下佛学由此陷入沉寂。

## 一、邺城周边的佛教遗迹及出土造像概况

邺城周边地区现存有大量的佛教遗迹和遗物, 文献记载都下大寺四千余所应该包括

皇家所立国家大寺、官方性质的公立寺院及民间大大小小的招提、兰若类佛教设施。查诸文献，邺城周围东魏北齐时期的大型寺院有二十余座，地面寺院除大庄严寺、大总持寺、大兴圣寺、大慈寺、天平寺、文昌寺等略有迹可寻外，其余大都语焉不详，难以探寻其确切方位和历史沿革。比较而言，邺城西郊太行山麓保存有较多的石窟寺遗迹，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邯郸市峰峰矿区南、北响堂山石窟，水浴寺石窟，涉县娲皇宫石窟，安阳灵泉寺大住圣窟、大留圣窟，小南海石窟，林州洪谷寺石窟及鹤壁五岩山石窟和卫辉香泉寺石窟等。（图一）邺城成为继大同云冈、洛阳龙门之后北方地区佛教石窟寺最集中的地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石窟寺往往和当时的高僧行止及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密切关联，因而备受学术界关注。如安阳大留圣窟是道凭禅修石堂，大住圣窟是灵裕所建，小南海石窟为僧稠纪念窟，洪谷寺是北齐文宣帝高洋为僧达所立，而邯郸南



图一 邺城周边佛教遗迹分布图

北响堂山石窟（滏山石窟寺、鼓山石窟寺）的开凿更与北齐皇室重臣有直接的联系<sup>[4]</sup>。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邺城遗址（包括邺北城、邺南城及推测的外郭城）范围内陆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北朝造像，地点涉及河北临漳县邺镇、井龙、洪山、东太平、上柳、马辛庄、河图、板屯、栗辛庄、义城、张彭城、赵彭城、北吴庄等十余处村庄。（图二）此外磁县南白道村及成安城关镇南街及河南西灵芝村附近出土的佛像亦属邺城畿畿范围内的埋藏。历年所见者不乏经典之作，并有数次是具有埋藏坑性质的较大规模出土，以下简述几次较重要的发现。

1958 年，临漳县习文乡上柳村修建太平渠时出土 5 件石刻造像，其中编号 1116 的透雕白石一铺七身像通高 73 厘米，保存完好，是北齐中后期“龙树背龕”式造像的典型代表<sup>[5]</sup>。（封二，1）1980 年和 1987 年还在该村先后发现了两件大型造像的底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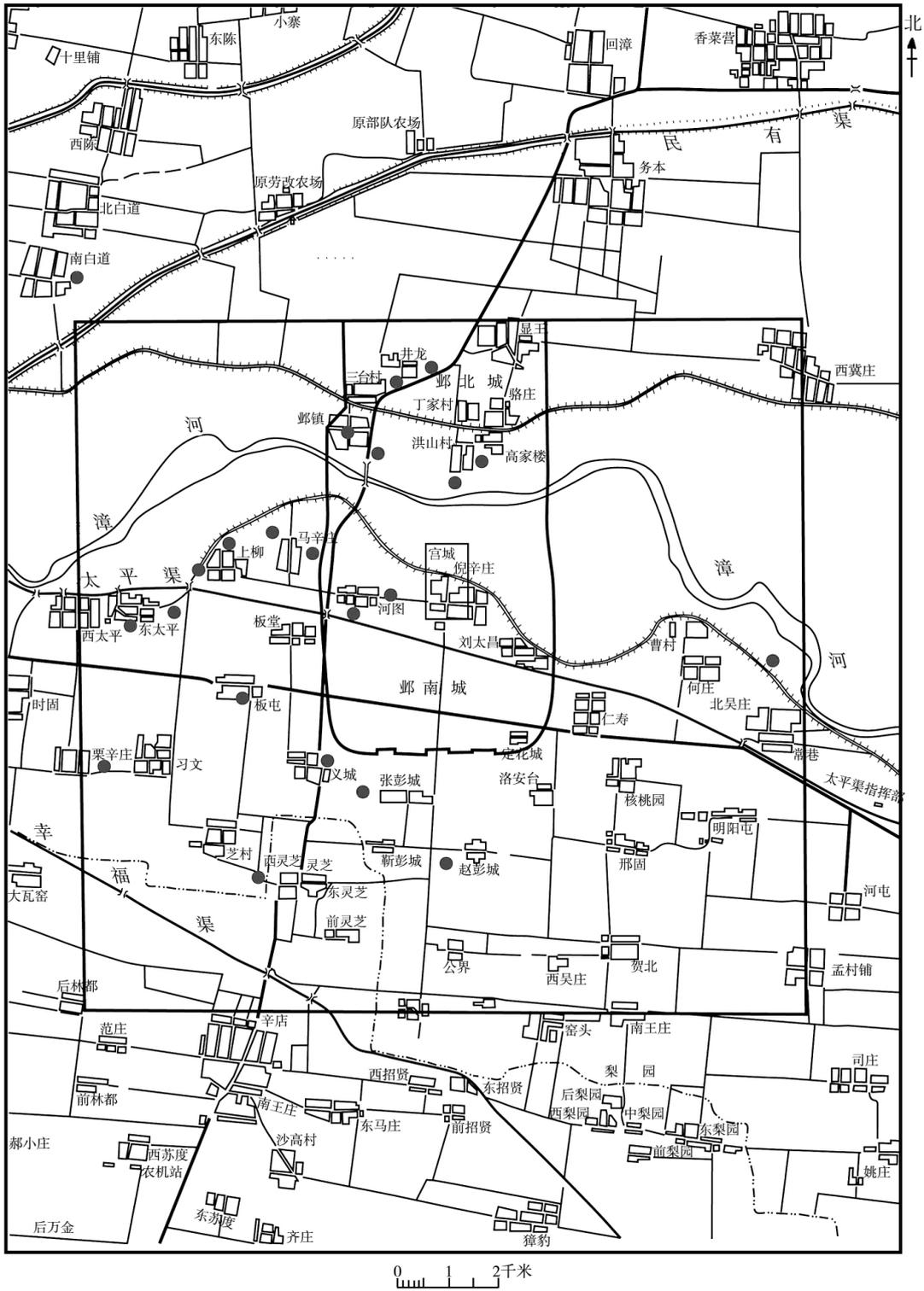
1958 年，习文乡河图棉站附近修建太平渠时出土东魏北齐造像十余件，虽然大多残破，但部分造像的做工相当精致。（彩版一二，1）

1979 年，习文乡栗辛庄村东出土一佛二菩萨背屏式造像，白石质，通高 93 厘米，保存完整，亦为东魏北齐造像精品之一<sup>[6]</sup>。（封二，2）

1985 年，习文乡上柳村西南漳河堤出土北魏正光元年至武泰元年铜造像 8 件，主尊多为观世音菩萨<sup>[7]</sup>。

1997 年，邺城考古队在习文乡板屯村发掘出一处埋藏有大量佛像碎块的灰坑，出土残块 100 余件（块），均为白石质，形体较小，多为背屏式造像残块，有 36 件可辨识其形像或所属部位，另有 82 件碎块不辨其形。表面残见彩绘，部分有贴金痕<sup>[8]</sup>。（彩版一二，2）

1997 年，成安县城关镇南街寺院遗址



图二 邺城遗址出土佛像分布图

出土一批北魏至唐代造像，以东魏北齐背屏式白石造像为主，另有少量北魏的青石像及唐代红砂岩造像，总数量当在数百件以上，是邺城京畿地区佛教造像的一次重大发现<sup>[9]</sup>。(彩版一二，4)

## 二、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的发现与意义

2012年1月10日至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建的邺城考古队，在邺城遗址东郊的北吴庄北地漳河河滩内，抢救性发掘出一处佛教造像埋藏坑。该埋藏坑地处东魏北齐邺南城东城墙东约3千米处，属推测的邺南城外郭城区，后代改道的漳河流经这一区域，因而在其上形成4~5米厚的流沙层。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器物特征，该埋藏坑的时代不早于唐代<sup>[10]</sup>。

埋藏坑内出土造像数量众多，经测量编号的共计2895件(块)，另有3000左右造像碎片和少量砖、瓦、瓷片。造像堆放密集，其间未见有明显的分层和间隔，总体呈无序状态。(彩版一二，3)质地以白石为主，少数为青石，个别为陶质或其他石质，表面多残存有彩绘和贴金痕。时代从北魏至唐代，以东魏北齐时期造像占绝对多数。经

初步统计，造像底座有600余件，纪年造像230件左右，题材涉及释迦、弥勒(交足、倚坐)、阿弥陀(无量寿)、药师、卢舍那、释迦多宝、思惟太子、观世音、双菩萨和双思惟像等。早期造像组合以三尊像为主，北齐中后期出现较多的以佛或菩萨为主尊的五身像和七身像组合。

北吴庄出土的佛教造像时代跨越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和唐代，各时期纪年明确，时代特征明显，为研究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邺城地区佛教造像的类型和题材提供了可靠的标本。结合历年出土造像，邺城地区北朝时期背屏式造像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各时期主要特征参见表一。

目前邺城地区出土最早的是北魏中后期造像，时代约当于公元5世纪末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494年)前后，均为青石质，特征与之前的云冈石窟造像样式一致。(彩版一三，1)北魏后期至东魏前期造像数量逐渐增多，质料以青石常见，东魏开始出现较多白石像。其时代约当公元6世纪初至6世纪中叶之前，即北魏孝明帝景明初年至东魏孝静帝元象、兴和年间，造像特征与6世纪初龙门石窟造像相近，反映的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全面实行汉化政策后，摹仿南朝

表一 邺城地区北朝造像的阶段划分及型式演变

邺城地区北朝造像的阶段划分及型式演变					
阶段	质地	题材	造像组合	背屏特征	主尊特征
北魏中后期	青石	释迦、弥勒、无量寿、	佛菩萨三尊像	尖椭圆形	结跏趺坐，波状发髻，体型健硕，身穿袒右式袈裟，偏衫搭敷右臂，双手作禅定印或施无畏印
北魏后期-东魏前期	青石白石	释迦、弥勒、药师、观世音、思惟太子	佛菩萨三尊像	尖椭圆形，边缘常饰火焰纹	以结跏坐佛为主，身材瘦削，面容清秀，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衣裾外撇
东魏后期-北齐前期	白石	释迦、交脚弥勒、阿弥陀，观世音、思惟太子	佛菩萨三尊像 佛弟子三尊像	尖椭圆形，边缘常饰火焰纹或缠枝忍冬图案	肉髻扁圆。袈裟仍以褒衣博带式为主，衣褶繁密，双袖及两侧衣裾下摆平直垂下
北齐中后期	白石	释迦、弥勒、阿弥陀、药师、释迦多宝、卢舍那、观世音、思惟太子	佛菩萨弟子五尊像 佛菩萨弟子七尊像 菩萨三尊像 菩萨五尊像	弧扇形，双菩提树缠绕而成，常饰以龙、塔及璎珞	螺发，肉髻扁平，面相圆润。袒右袈裟，薄软贴体，衣纹雕饰简节，细部特征常以彩绘和贴金表现。

造像而出现的新样式<sup>[11]</sup>。(彩版一三, 3、4) 东魏后期至北齐前期造像数量大增, 以白石为主。时代相当于6世纪中叶, 即东魏孝静帝武定初年至北齐文宣帝天保年间。造像样式主体延续前一阶段的风格, 但在细部发生了变化。(彩版一三, 2; 封三, 1) 北齐中后期造像数量最多, 绝大多数为白石。造像型式与前段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常以透雕双树为背屏, 北齐新样式佛像为主尊, 衬托以龙塔璎珞装饰。此类“龙树背龕式”造像在天保末年以后广泛流行, 是邺城地区北齐中后期佛教造像的典型样式<sup>[12]</sup>。(彩版一四, 1、2)

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佛像数量众多, 地层关系明确, 为探讨中国古代佛教瘞埋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造像工艺精湛, 造型精美, 型式多样, 充分显示了邺城作为中原北方地区北朝晚期佛教文化艺术中心的历史地位。

### 三、有关邺城造像产地的探索

早年由于邺城造像出土零散, 大部分资料未曾发表, 学术界关于东魏北齐造像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河北曲阳修德寺和山东青州龙兴寺造像, 先后提出过“定州系”<sup>[13]</sup>“青州样式”和“青州风格”等概念<sup>[14]</sup>。而对邺城佛教的研究则偏重于邺城周边的石窟寺<sup>[15]</sup>。近年来, 随着对邺城佛教史的进一步梳理<sup>[16]</sup>, 以及邺南城赵彭城东魏北齐皇家寺院和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的发现与发掘<sup>[17]</sup>, 邺城在北朝晚期中原北方地区佛学中心的地位日益彰显出来, 有关邺城造像的原料产地和制作地点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

邺城遗址出土的北魏造像质地均为青石, 东魏初年后白石像急剧增多, 至东魏后期至北齐时期的造像几乎全是白石。这种时代上的差异也使我们常常将白石和青石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矿物原料。实际上, 无论是

邺城造像中的青石还是白石, 都属变质石灰岩, 其主要成分是一致的, 在地质上的分布也是相近的, 其区别主要在于所含杂质及变质作用下的温度、压力不同。此次北吴庄出土造像中发现了几件半青半白、色泽自然过渡的标本, (彩版一四, 3) 同时还有一些石质介于青石和白石之间的青白石造像, 为探寻邺城地区造像材质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最近我们在邺城西南约35千米处的河南安阳市善应镇附近山区找到了青石和白石的矿藏, 从现代矿洞壁面可明显看出青石和白石呈水平方向层叠共生的现象, 地面残块中也随处可见半青半白的石料。尽管目前尚未发现古代在该地区开采矿石的遗迹和现象, 但北齐时期开凿的小南海石窟距离此地不足两千米, 可以证明北朝时期已有人类在此地活动, 并且了解了相关的地质矿物结构。为进一步确认邺城造像的材质产地, 邺城考古队已采集了太行山沿线包括北京房山、河北定州等地的白石标本与邺城地区的石材及造像残片进行矿物学分析, 上述推测还需得到最终分析结果的印证。此外, 关于邺城造像的工匠系统和制作地点, 以往的研究倾向于定州可能是其源头, 而新的发现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这一认识。北吴庄出土的道智造像题记中明确提到“大魏武定四年(546年), 岁次丙寅……, 比丘僧道智……探匠京都, 敬造释迦石像一区……素饰奇丽, 辉光妙特, 实未曾有……”(彩版一四, 4; 封三, 2) 这证明作为当时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中心的邺城, 不仅在精神层面上, 而且在物质和技术条件上都具备有创造新样式的实力。

[1] (梁) 慧皎. 高僧传. 见: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0. 东京: 大正一切经刊印会. 1924~1934: 387.

[2] (魏) 杨衒之. 洛阳伽蓝记·序. 见: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1: 999.

[3] (唐) 道宣. 续高僧传. 见: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0: 501.

- [4] 何利群. 东魏北齐时期的邺城佛教研究. 见: 追溯与探索——纪念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成立四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 [5] 郑绍宗. 河北临漳出土石刻造像记. 见: 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庆祝会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3.
- [6] 河北临漳县文物保管所. 河北邺南城附近出土北朝石造像. 文物, 1980, (9).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 河北临漳邺城遗址出土的北朝铜佛像. 考古, 1992, (8).
- [8] 资料现存邺城考古队.
- [9] a. 邯郸市文物研究所. 邯郸古代雕塑精粹.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b. 钟维. 邯郸北朝时期单体佛教造像的发现与探索. 见: 追溯与探索——纪念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成立四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 河北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与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 考古, 2013, (7).
- [11] 杨泓. 试论南北朝前期佛像佛饰的主要变化. 考古, 1963, (6).
- [12] 何利群. 从北吴庄佛像埋藏坑论邺城造像的发展阶段及“邺城模式”. 考古, 2014, (5).
- [13] 李静杰, 田军. 定州系白石佛像研究.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99, (3).
- [14] 刘凤君. 青州地区北朝晚期石佛像与“青州风格”. 考古学报, 2002, (1).
- [15] a.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 河南安阳灵泉寺石窟及小南海石窟. 文物, 1988, (4).  
b. 丁明夷. 北朝佛教史的重要补正——析安阳三处石窟的造像题材. 文物, 1988, (4).  
c. 李裕群. 邺城地区石窟与刻经. 考古学报, 1997, (4).
- [16] 同 [4].
- [17]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 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的勘探与发掘. 考古, 2010, (7).  
b. 同 [10].  
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 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 2010-2011 年的发掘. 考古, 2013, (12).

(责任编辑: 辛 革)

(上接 39 页)

附表二 尉氏县后刘墓地人骨鉴定报告

墓葬	保存状况	鉴定结果
M1	仅见部分颅骨碎片。颅骨具有中等的眉弓突度, 倾斜的前额, 中等的鼻前棘、梨形的梨状孔和鼻前沟型的梨状孔下缘; 并有中等的乳突和显著的枕外隆突, 其腭形为抛物线形, 无下颌圆枕; 下颌角区为外翻型, 颞形为方形。	男性, 35~40 岁。
M2	仅见左右胫骨断块。	性别、年龄不详。
M4	仅见颅骨碎片和部分牙齿 (下颌左侧中门齿, 下颌右侧犬齿、第一和第二前臼齿, 第一和第三臼齿, 第二臼齿生前脱落齿槽愈合)。	男性, 35~40 岁。
M5	仅见右侧尺骨、左侧桡骨断块。	性别、年龄不详。
M7	仅见一段桡骨。	性别、年龄不详。
M11	仅见左侧股骨、胫骨断块, 左侧尺骨, 右侧骨盆, 头骨碎片, 肩胛骨碎片。	男性, 40 岁左右。

(责任编辑: 辛 革)

## 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出土佛教造像



1. 北齐造像 (习文乡上柳村)



2. 东魏北齐造像 (习文乡栗辛庄村)

## 彩版一二



1. 北齐造像（习文乡河图棉站）



2. 北齐造像（习文乡板屯村）



3. 北吴庄造像埋藏坑



4. 北齐造像（成安县城关镇南街寺院）

## 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出土佛教造像



1.北魏太和十九年刘伯阳造释迦像



2.东魏武定二年和毗沙李迴香造太子思惟像（左正，右背）



3.北魏正（始）二年三種法荣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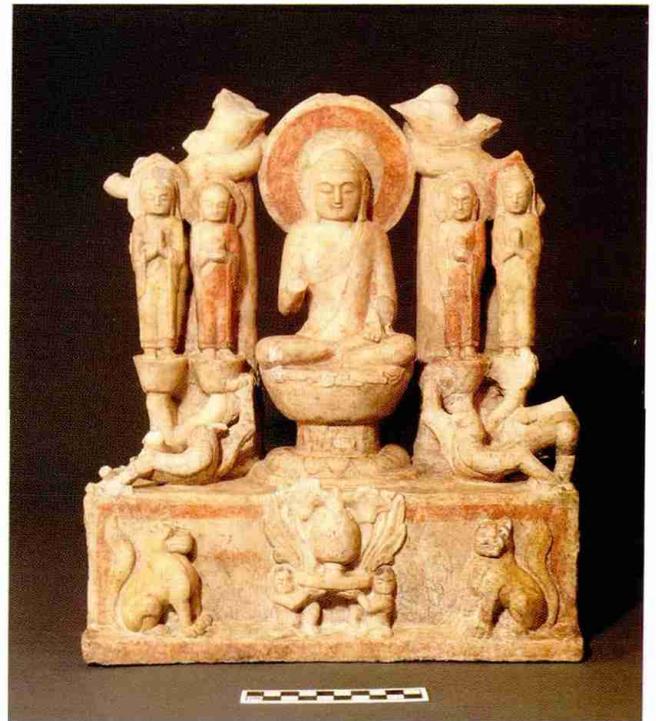


4.北魏永平三年张□造观音像

## 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北吴庄埋藏坑出土佛教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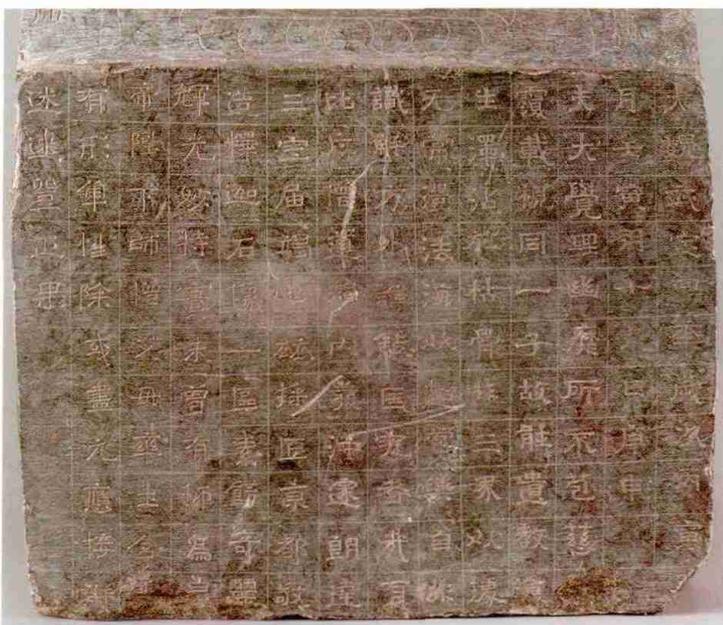
1.北齐七尊像



2.北齐七尊像



3.隋开皇二年造像底座



4.东魏武定四年道智造像题记

河北临漳县邺城  
遗址北吴庄埋藏  
坑出土佛教造像

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北吴庄埋葬坑出土佛教造像



2. 东魏武定四年道智造释迦像



1. 北齐天保元年长孙氏造阿弥陀佛像